

辽代陶瓷造型的设计学分析

王鑫, 赵聪霖

(内蒙古民族大学, 通辽 028000)

摘要: **目的** 对辽代陶瓷造型的设计学分析做宏观性的阐述。**方法** 从设计学的视角出发, 以辽代陶瓷造型为研究对象, 从辽代陶瓷造型与分类、辽代陶瓷造型设计研究的必要性、辽代陶瓷造型的设计解析 3 个方面展开研究, 注重对辽代陶瓷中的典型器进行成器之道的解构, 注重对其造型的功能与审美进行设计原理的解读。**结论** 辽代陶瓷是中原制瓷技术与辽人生活方式结合的时代产物, 辽代陶瓷的形态设计丰富多源、民族特征鲜明, 结构设计简单质朴、合理实用。辽代陶瓷的造型设计既是按照功能需求为人造物, 也是按照美的规律为人造物。辽代陶瓷造型的产生发展与演变是辽代游牧文化变迁的物化形式, 对它的研究既有历史反思性又有现实启迪性。

关键词: 辽代陶瓷; 造型; 设计分析

中图分类号: TB47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3563(2018)16-0243-05

DOI: 10.19554/j.cnki.1001-3563.2018.16.041

Design Analysis of Ceramic Molding in Liao Dynasty

WANG Xin, ZHAO Cong-mei

(Inner Mongolia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 Tongliao 028000, China)

ABSTRACT: The macro-exposition of the Liao dynasty ceramic modeling design analysis is mad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design, taking a Liao dynasty ceramics as the research object, the analysis is carried on from three aspects: modeling and classification, the necessity of study of ceramic modeling design in Liao dynasty, analysis on the design of ceramics of the Liao dynasty style, focusing on the typical apparatus in the Liao dynasty ceramic out way of deconstruction, paying attention to the modeling of the design principle of the functional and aesthetic interpretation. Liao dynasty ceramics was the porcelain making technology combined with Liao people lifestyle products. The shape design of ceramic in Liao dynasty is rich, multi-source, distinctive national characteristics, the structural design of Liao dynasty ceramics is simple, reasonable and practical. The modeling design of ceramic in Liao dynasty is not only created according to functional requirements, but also according to the law of beauty. The formation, development and evolution of ceramic modeling in Liao dynasty is the materialized form of nomadic culture change in Liao dynasty. The study of it has both historical reflection and realistic enlightenment.

KEY WORDS: Liao dynasty ceramics; modeling; design analysis

辽代陶瓷是中国陶瓷史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中国少数民族制瓷的代表。辽代陶瓷造型独具特色, 是北方游牧民族造型设计的典范, 是辽文化的重要载体。在当前重视发展民族文化创新的语境中, 对辽代陶瓷造型的设计学分析与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1 辽代陶瓷与造型分类

辽代陶瓷泛指辽境内出土的辽代的陶瓷器。在时间概念上, 是指契丹建国起至灭亡的 200 多年 (公元 916—1125 年); 在地理分布上, 主要是今黑、吉、辽、内蒙古自治区及河北、山西两省北部地区^[1]。辽

收稿日期: 2018-05-09

基金项目: 内蒙古民族大学科学研究基金资助项目 (NMDYB17119)

作者简介: 王鑫 (1982—), 男, 内蒙古人, 硕士, 内蒙古民族大学讲师, 主要研究方向为设计学。

代陶瓷按照产地可分为两类：辽本土烧造的陶瓷器，和辽境外窑口烧造且输入到辽境内的陶瓷器^[2]。

关于陶瓷造型，就其属性与特征而言，是在一定创造观念和意图的支配下，有目的地利用某种陶瓷工艺材料，运用一定的工艺加技术，通过对形体、空间、构件等形式的确立和处理，创造出有一定用途和意味的器物形态和样式^[3]。文中将辽代陶瓷的造型理解为由外观形式、结构、质感、色彩、装饰等构成，强调各种元素整合后的整体形态。

由于辽先后与五代、宋并立，与中原接触频繁，其制瓷业从无到有迅速发展起来，辽代成为少数民族制瓷业兴起与发展的活跃期。辽人学习中原制瓷技术，根据本民族生活需要设计出造型多样的陶瓷器。辽代陶瓷的造型可分为契丹形式和中原形式两类。中原形式造型的陶瓷器包括碗、盘、碟、盆、罐、盒、执壶、盏托、渣斗、枕、砚等，大都按照中原固有样式烧造。契丹形式造型的陶瓷器包括鸡冠壶、鸡腿瓶、长颈瓶、凤首瓶、穿带壶、折肩罐、盘口瓶、海棠花式长盘、方盘等，这类造型多仿制契丹传统木质、皮质及金银器的造型烧制。两类形式的造型及其发展变化，都与辽代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有密切联系，是辽代畜牧业和农业经济及其生活的发展变化在陶瓷上的反映^[4]。

2 辽代陶瓷造型设计研究的必要性

辽的建立，为以后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出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辽代制瓷业是中国古代北方第一个系统性具有官方支持的陶瓷生产体系，辽代陶瓷最具特色的是其别具一格的造型设计。从设计风格角度，辽代陶瓷造型具有浓郁的北方游牧民族风格和地域特色；从设计形态角度，辽代陶瓷造型可分为契丹形式和中原形式两种，其中契丹形式的造型是辽代陶瓷特有的造型形态；从设计文化角度，在辽代陶瓷造型中除契丹民族文化外，可以看到中原文化与西方文化元素（这里的“西方”是指当时与中国有密切关系的中亚、西亚和欧洲的国家与地区）的痕迹。辽代陶瓷造型设计方面的变化是辽代经济发展、民族交融、贸易交往、文化交流、科技进步、风俗习惯等多领域在陶瓷上的集中投射，为研究辽代历史情况提供了宝贵的第一手资料。另外，设计艺术是一门实用艺术，在造物的层面上，广泛地涉及人的衣、食、住、行、用的各个方面，它是人造物系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5]。辽代陶瓷造型设计是辽人日常生活审美化需求的反映。陶瓷的造型是功能的承载^[6]，是审美的体现。陶瓷造型设计是为了更好的实现陶瓷的多种功用，为民众服务。因此，陶瓷造型设计更应该受到学术界的关注。

3 辽代陶瓷造型的设计分析

从设计学角度研究辽代陶瓷，基本关注点是围绕

辽代陶瓷涉及的人—物—环境三者之间和谐关系，对生产者与使用者、造型功能与审美、制作工艺及其生活方式进行分析和研究。社会发展与生活方式的改变，导致辽代社会各阶层对陶瓷器的多重需求。辽代制瓷工匠既是辽代陶瓷造型的生产者、设计者、又是使用者，他们对辽人生活方式与需求的变化有深刻的体悟，所以在陶瓷造型设计中，通过对形式元素的设计实现了陶瓷造型实用性的功能效应，也展示出“有意味的形式”^[7]，设计生产出的辽代陶瓷造型是符合辽人功用与审美的综合性产品。

3.1 从功能设计角度分析

功用至尚是辽瓷最突出的设计特征，辽人生活方式与需求的改变，是辽瓷造型形态设计与演变的直接动力。如鸡腿瓶、长颈瓶、凤首瓶、穿带壶等辽代陶瓷中具有契丹民族特色的造型形式，是设计者根据契丹人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活需要，并加入对契丹风俗习惯的理解，进行设计而产生的，本身具有独特性。从结构设计角度分析，这类器物造型多呈上窄下宽，器身相对较高，盘式口，颈部细长，一般腹部有弦纹，器身侧面有若干穿带孔等特征。从其设计原理角度分析，因契丹人“马逐水草，人仰潼酪”^[8]的生活特性，在流动性生活中盛装奶、酒、水等流质性液体，要求口沿小或有盘口，可使液体不外溢；腹部弦纹或有穿带的设计是为了方便捆绑与固定等。这种造型设计方式是出于实用性与便利性的考虑，表现出朴素的功能主义设计观念。

鸡冠壶，通常被视为契丹国俗之物，其造型设计的发展演变最能体现辽人生活方式的转变与生活需求的改变；亦反映出辽游牧文化的变迁，即契丹文化与汉文化的融合，游牧生活向定居生活的转变。从造型形态上看，鸡冠壶根据其提系部位的形状可为两大类型，即提梁型和穿孔型。两者在辽早期并行发展，中期有所交融，后期因汉化进程加速，开始定居生活，提梁类型流行，穿孔类型消失，见图1。穿孔式鸡冠壶，器身上扁下鼓，壶体偏矮，口部流短，平底，这种造型设计特别适合在马背上使用。鸡冠上的孔可以栓系绳索，便于提携。扁曲的壶体曲度正好和马身曲度贴合紧密，便于紧紧地依附于马体，避免马在运动中壶体震荡带来的上下摆动等不稳定状况，见图2。鸡冠上孔的设计有单孔与双孔之分，双孔的设计分散了绳线的着力点与穿带孔之间两点一线的、单一的受力方向；而使绳线的着力点与两个孔之间呈现三角形的、稳定的受力方式，见图3。壶体的流偏于一侧，呈不对称状，这种结构设计非常适合在马上饮用，只要一手托壶的一侧，一手持缰保持身体稳定，便可以随时饮用而不耽误行走，充分考虑到人的使用方式与器物的使用环境。穿孔式鸡冠壶的造型设计，以实用为出发点，结合使用中出现的对结构部件做改良



a 自釉穿带鸡冠壶

b 自釉平底鸡冠壶

c 酱黄釉鸡冠壶

d 绿釉鸡火珠、双孩鸡冠壶

图 1 辽各式穿孔类鸡冠壶

Fig.1 All kinds of perforated comb pot in Liao dynast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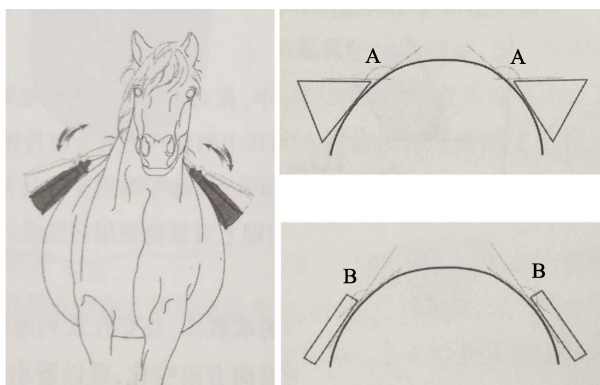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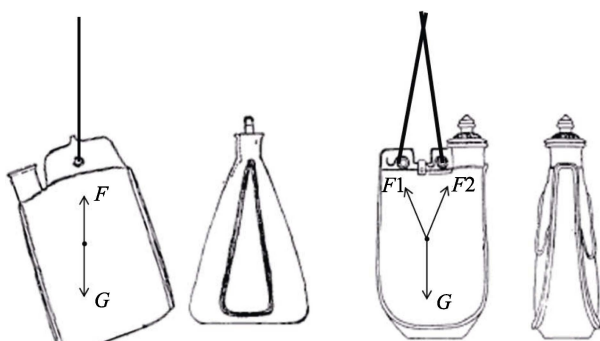


图 2 鸡冠壶悬挂震荡示意

Fig.2 Schematic diagram of shock hanging comb pot



G: 重力, F: 拉力, F1: 分力, F2: 分力

图 3 鸡冠壶受力分析示意

Fig.3 Comb pot force diagram analysis

设计,以完善其使用功能。器身由近似正方体向长方体转变,增加了设计的合理性;由单孔变为双孔,增强了鸡冠壶的稳定性;壶盖的出现,防止了液体外溢并有效防尘,方便了使用。

生活环境与使用群体不同,导致辽代陶瓷因使用功能的差异,出现适应农耕生活方式的陶瓷造型体系。如执壶、盏、渣斗、碗、盘、枕等辽代陶瓷中具有中原形式特色的造型,是辽代封建化进程中,设计者根据辽境内汉人、渤海人及契丹人的定居生活需要,亦加入对契丹风俗的理解,进行改良设计而产生的,与中原陶瓷造型具有相似性。契丹的军事力量强

悍,但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较为落后,辽建国后以开放包容的文化态度,与唐宋及域外多民族及国家接触频繁、交流广泛,积极效仿与学习中原文化,吸收西方文化元素,以补充和促进自身游牧文化的提升。中原形式的陶瓷造型就是其社会文化变迁的物化形式之一,从使用功能角度,其造型从饮食器具到文娱用具,从宗教用瓷到建筑用陶等,全面仿效中原的唐风宋瓷。其中以日用瓷居多,几乎仿效了唐宋生活用瓷中最常见的器形,陈设瓷相对少些。因生活习俗与辽地自然地理环境因素的影响,一些器具的使用功能发生变化,导致器具的使用方式亦发生改变,出现器物配套使用与一器多用的现象。

辽代执壶的出现,是辽人仿效中原生活与饮食方式较为显著的案例。在唐宋饮茶风尚、自身饮食结构、生活环境多重因素的影响下,辽地饮茶饮酒之风盛行,执壶的使用较为普遍。执壶又称注壶,辽代执壶沿袭仿效唐宋执壶的使用功能,主要用于点茶注水与斟酒酌饮。辽代注壶造型形态多样,见图 4。对主流形态执壶的结构设计进行分析,可知其主要结构部件包括壶盖、口、流、柄、腹 5 部分,有的配有温碗。壶盖与壶口的设计在结构与形式上是相结合的,功能是同一的。口部的设计,早期口部较大无盖,后期口部变小并出现多种口沿形式,与盖形成子母口。两者结合形成密闭空间,从而起到防止液体溢出,异物进入,保洁保温、隔绝空气等功能。壶流是决定壶内液体是否能够顺畅倾倒的关键,辽代执壶的流设计成圆管状,由短、直逐渐向细、长拉伸,并出现一定的弧度,流口薄而尖。这种形态的设计可以增加壶内压力,使液体流出量减缓并且前冲力的方向自然下垂,从而保证出水准确、不滴水,收水的回力亦能控制自如。壶柄的设计决定人们能否方便执拿进而影响液体的倾倒。辽代执壶的壶柄设计早期多数大而长,中后期柄的造型逐渐变小;壶腹的虚空间大小决定了实用容积与重量,辽代执壶多鼓腹,体积比唐宋略大。壶身的重心与壶柄结构设计及组合直接影响使用者持壶的用力情况,设计者在实践中认识到这一点,辽代执

壶在发展演变中逐渐缩短了壶柄与壶重心的距离，巧妙利用杠杆原理，使倾倒更省力。辽代执壶的结构设计充分考虑了使用过程中多种合力的影响并合理利

用，而且从执壶结构部件的设计演变中，可以反映出辽代陶瓷造型设计注重人一物之间的关系，不断探索人机设计的合理尺度，见图 5。



图 4 辽各式执壶与温碗
Fig.4 All kinds of pots and warm bowl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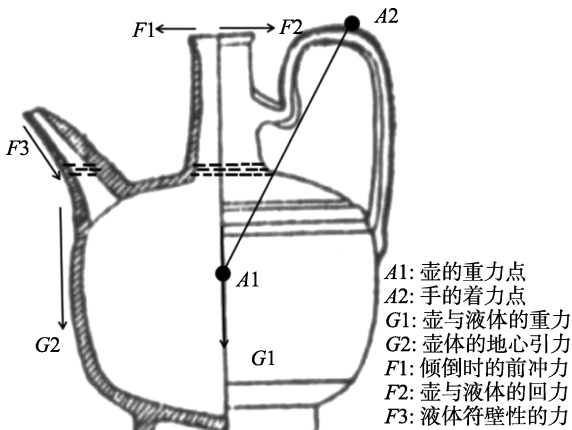


图 5 执壶的受力分析
Fig.5 Force analysis of pot holding

3.2 从审美设计角度分析

无论是功能的实现还是审美的愉悦都离不开视觉形式。视觉形式从其固有性质来讲包含表层形式与深层形式。表层形式是物质媒介层，包括线、体面、色彩、肌理、空间等；深层形式是表层形式要素之间的组织和安排，组成各种力与空间关系，如平衡、对比、韵律、对称、协调等。辽代陶瓷造型设计将形式元素按美的规律为人造物，形成“有意味的形式”表征，体现出辽代陶瓷造型独特的设计风格与审美情趣。

辽代陶瓷造型在设计中非常讲究线的运用，设计者将诸如横线、竖线、曲线、内外弧线、折线等含有各种情愫的线条，进行巧妙安排与设计，构成各异的造型，呈现出缤纷的美态。例如花式碗、海棠花式长盘、花式碟等都是连续的曲线构成花瓣口沿，用外弧线或短直线构成器物的腹，如含苞待放的花朵，这是辽人对大自然之美的体悟与转化。再如凤首瓶的形态设计，用外弧线与曲线形成花式盘口以喻凤冠，凤首的形态特征以半写实为主，在颈与躯干的设计中大

胆取舍，用长斜线、外弧线、折线进行归纳与概括，根据整体造型的需要将凤尾缩小到与凤喙一般大小。在设计中通过线条曲直与长短的对比，使部件大小比例协调，整体造型形态呈现韵律之美，见图 6。此外，如盘口长颈瓶、多种动物仿生类注壶、鸡冠壶等都表现出形态设计的纯朴自然之美，见图 7。



图 6 辽黄釉凤首瓶
Fig.6 Yellow glaze phoenix head bottle



图 7 辽三彩釉飞鱼（摩羯）形注壶
Fig.7 Three colored glaze capricorn note pot

辽代陶瓷的装饰与造型浑然一体, 附丽于陶瓷造型的纹饰与釉色的装饰之美, 更突出了辽代陶瓷造型之美。实用是辽瓷的基本功能, 为突出与完善造型的实用功能, 造型与纹饰重叠, 是辽代陶瓷装饰设计较为常见的表现形式。如鸡冠壶、盘口穿带瓶、穿带扁壶等器物造型表面多附加穿带孔、穿带鼻、凹槽、沟槽, 其主要目的是实用; 但这些附件形态各异, 大小适中、分布合理, 使器物表面产生高低起伏的变化, 富有节奏感, 与整体造型浑然天成, 增加了造型的装饰美, 见图8。陶瓷造型表面装饰的纹饰多为写实型的图案、构图均衡对称, 亦注重色彩的对比。装饰纹样以辽人生活中常见的动植物题材为主; 也从中原文化与西方文化中找寻感兴趣的纹饰及元素, 与本民族的审美情趣结合。如唐文化中的卷草纹; 佛教文化中的火珠纹、莲瓣纹; 西域文化中胡人驯狮纹等在辽瓷装饰中都有成熟的设计形式, 展现出辽瓷融合之美。



图8 辽黄釉印花穿带扁壶
Fig.8 Printed yellow glaze wear flat pot

辽代陶瓷造型在形成与发展中, 将多种文化因素融入到契丹固有的游牧文化中, 兼收并蓄, 形成自身独特的设计之美。辽代陶瓷造型挺拔刚健、稚拙朴素, 纹饰自由奔放、单纯活泼, 表现出开放与包容的时代风格、粗犷与质朴的地域风格、豪放与实用的民族风格。

4 结语

辽代陶瓷是中原制瓷技术与辽人生活方式结合的产物, 辽代陶瓷造型设计表现出“功用至尚”的朴素的传统功能主义设计观念。辽代疆域广阔、多民族聚居, 游牧与农耕生活方式并存, 设计者将两种生产生活方式产生的对陶瓷功能的需求进行整合, 设计生产出契丹形式与中原形式的陶瓷造型体系; 并从实用功能出发, 不断探索人一物一环境之间的和谐关系, 以完善辽瓷的使用功能。辽代陶瓷造型设计既是按照功能需求为人造物, 也是按照美的规律为人造物; 形式服务于功能, 装饰与造型融为一体, 表现出“有意味的形式”, 展现出独特的设计风格与审美情趣。辽代陶瓷造型的产生发展与演变是辽游牧文化变迁的

产物, 是本民族文化、中原文化、西方文化元素共同融合为中华文化的物化形式。

对辽代陶瓷造型做设计学分析, 探寻造型设计的特征, 对审视和指导现代产品设计在“民族与外来”、“传统与当代”等文化背景中的取向与定位有一定的借鉴与启示作用。辽代陶瓷是辽代游牧文化变迁最具代表性的符号, 其中既折射出契丹民族对先进文化的开放观念和立足本民族文化立场的再创造, 又表现出对汉族先进文化和本民族文化的双重认同。基于文化的认同, 辽代陶瓷造型具有识别性较强的形式特征, 其造型的符号化^[9]并被赋予“文化的权利”^[10]是值得当代设计师反思的。

参考文献

- [1] 李文信. 辽瓷简述[J]. 文物参考资料, 1958(2): 10—20.
LI Wen-xin. Brief Description of Liao Porcelain[J]. Reference Materials for Cultural Relics, 1958(2): 10—20.
- [2] 彭善国. 辽代青白瓷器初探[J]. 考古, 2002(12): 64—74.
PENG Shan-guo. Early Detection of Bluish White Porcelain of Liao Dynasty[J]. Archaeology, 2002(12): 64—74.
- [3] 杨永善. 陶瓷造型艺术[M].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4.
YANG Yong-shan. Ceramic Modeling Art[M]. Beijing: Higher Education Press, 2014.
- [4] 中国硅酸盐学会. 中国陶瓷史[M]. 北京: 文物出版社, 1982.
Chinese Silicate Society. Chinese Ceramics History[M]. Beijing: Cultural Relics Press, 1982.
- [5] 李砚祖. 设计艺术学研究的对象与范围[J]. 清华大学学报, 2003(18): 69—75.
LI Yan-zu. The Object and Scope of Design Art Study[J]. Journal of Tsinghua University, 2003(18): 69—75.
- [6] 杨永善. 陶瓷造型设计[M]. 沈阳: 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 1988.
YANG Yong-shan. Ceramic Modeling Design[M]. Shenyang: Liaoning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ress, 1988.
- [7] 克莱夫·贝尔. 艺术[M]. 南京: 江苏教育出版社, 2005.
CLIVE B. Art[M]. Nanjing: Jiangsu Education Press, 2005.
- [8] 许嘉璐. 二十四史全译·辽史·食货志[M]. 上海: 世纪出版集团, 2004.
XU Jia-lu. Twenty Four History Full Translation History of Liao Food and Goods[M]. Shanghai: Century Publishing Group, 2004.
- [9] 伍玉宙. 产品形象符号化的反思[J]. 包装工程, 2010, 31(18): 43.
WU Yu-zhou. An Critic in the Symbolization of Product Image[J]. Packaging Engineering, 2010, 31(18): 43.
- [10] 李砚祖. 扩展的符号与消费文化社会学[J]. 南京艺术学院学报, 2007(4): 8—11.
LI Yan-zu. The Expanded Symbol and Consumer Culture Sociology[J]. Journal of the Nanjing Art Institute, 2007(4): 8—11.